
明史

明史卷二百六十七　　　　　列傳一百十八

喬宇　孫交　彭澤

林俊　韓邦問　張黻　子達　陶琰

喬宇字希大山西樂平人祖毅工部左侍郎父鳳職方郎中省以清節顧宇少從父京師受學於楊一清成化二十年登進士復從李東陽遊為古文詞有名已授禮部主事弘治初王恕為吏部調之文選三遷至郎中門無私謁擢太常少卿武宗嗣位遣祀中鎮西海還朝以道中所見軍民困苦條為六事上之多採納已遷光祿卿歷戶部左右侍郎劉瑾敗大臣多

以黨附見劾宇獨皭然無染正德六年拜南京禮部尚書執清宮災率同列上言曰按五行傳王者信道不篤讒夫昌邪勝正則火燔宮室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近年以來陛下視朝不勤經筵久輟國本未建義子猥多番僧留處禁寺優伶得侍起居皇店既立戴路駢沓邊兵見留馳情戰鬬在北則土木繁興在南則織造不息此此十事皆宜改圖陛下思修德弭災莫先於此帝不省久之改南京兵部參贊機務帝遣使迎佛烏思藏宇疏諫御史林有年以諫迎佛被逮宇又疏救其秋帝[illegible]塞上宇以

監國無人請早建儲貳明年秋帝在宣將自出擊
寇守聞之偕同列諫曰昔太康畋于洛表后羿距之
周穆王宴于瑤池徐方叛之人君馳于游逸未有不
召禍者今四海寧謐邊陲無警何故出無名之師輕
萬乘之貴以投不測之險哉疏並不報寧王宸濠反
揚言欲都南京旦夕東下守大治戰守具嚴為警備
而外談笑自如或時携客遊燕城外密察地形險易
為置戍列防討綜理周密內外晏然宸濠所移檄斥
帝為異姓予眾莫敢聞守獨封上之鎮守中貴劉瑯
素與賊通賊潛伏死士城中守刺得其情召瑯用事

者語之曰外間籍籍言而主與知江西謀吾不信也給事御史曾且上聞可諾而主慎擇利害卿懼不敢動宇乃大索城中悉得謀者及所伏壯士可三百人皆斬之懸首江干宸濠大內應且知宇備嚴遂不敢徑東帝聞賜勅奬勞已而宸濠敗帝至南京詔百官戎服朝明年正旦宇不可竟率諸臣朝服賀帝不能責江彬驕恣懷二心一日遣使索城門諸鑰都督府以問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禁城鎖鑰孰敢索亦孰敢予雖天子詔不可得都督府以宇言復彬乃已彬每矯旨有所求日數十至宇必廷[illegible]之彬亦稍

稍止而是時寇天叙為應天府丞攝尹以與宇協心務以氣折彬彬每欲習去宇而守備太監王偉者初為帝伴讀帝信之每從中調護故彬謀不行帝駐南京九月宇偕諸臣三疏請回鑾又自伏闕固請及駕旋危至揚州而還明年加太子太保論保障功復加少保世宗即位召為吏部尚書宇自為選郎即有人倫鑒識至是辦官論材澄叙惟允時方推江西破賊功多濫言宇力持之乃得稍掄叙世宗新政鋭意求治宇與林俊彭澤孫交並海內重望帝亦虛心聽之凡為權倖所誣黜者皆得洗濯一時正人並列庶位

天下欣欣望治焉嘉靖元年與府寓次官六十三人援尾從例已遽叙孚言此輩皆虚隷名籍與見供事者不同安得妄覬非分遂黜罰有差帝將封駙馬都尉崔元爲侯外戚蔣輪邵喜爲伯孚持之明年詔進壽寧侯張鶴齡爲公封后父陳萬言爲伯萬言子紹祖授尚寶丞孚言累朝太后戚屬無生前封公者即張巒亦沒後得贈今奈何以父之贈爲子之封若萬言之封伯視巒更驟而子授尚寶又非制祖宗典章具在願陛下謹守以垂萬世帝並不從史道誣訐楊廷和下部議孚言道挾私遂下詔獄曹[illegible]助道劾孚

奸邪守杜門求罷帝慰留命鴻臚趣令視事守還事
不可無所不力爭而爭大禮為尤切先是帝欲加興
獻帝皇號守言加皇于本生之親則干正統非所以
重宗廟正名分及禮官請稱獻帝為本生考帝改稱
本生皇考又詔建獻帝廟于大內守等復連章力諫
特旨用席書為禮部尚書守又偕九卿上言頃陛下
罷汪俊用席書謫馬明衡季本陳逅召張璁桂萼霍
韜舉錯乖違人心駭愕夫以一二人之邪議廢天下
萬世之公議內離骨肉外間君臣名為効忠實累聖
德且書不由廷推特出內降此祖宗來所未有乞令

俟與善各仍舊職矜宥明衡等止褫奪毋召尋復論
書中學邪說璁萼朋奸亂政請斥罷疏而哭異修省
予言令方上下交修而呂柟鄒守益乃坐言事下獄
人心皇皇以言為諱竊恐刑罰不中無以格天心況
暑氣炎蒸罪人俱蒙減免而文學侍從之臣乃反幽
縶恐亦聖心所不忍也根聞璁萼等來京詔旨用為
學士乎等又言內降恩澤先朝率施于佞倖小人若
士大夫一預其間即不為清議所齒況聖朝養士當
以名節為先學士之職最號清華而俾萼等居之誰
復肯與同列哉帝怒切責守遙引疾乞休許之馳傳

給夫原稱如故事御史許中劉陽等請留守帝曰朕非不用守守自以疾求去耳後明倫大典成追論前議奪官楊一清卒守渡江弔之南都父老皆出迎拳手加額曰活我者公也守既師一清東陽後交儲巏蔡清邵寶王雲鳳石珤輩皆海內名士以道德行誼相規切詩文沉深雄偉兼通篆籀性好山水嘗陟太華絕頂遇虎僕夫皆驚仆守端坐不動虎徐弭尾去家居澹泊服御若寒士自少迄老未嘗有慢容毀口卒之日天地晦冥數十里內疑嶽草木盡白有二妾劉氏許氏皆從死穆宗即位復官贈少傅謚莊簡

孫交字志同安陸人初名蛟舉鄉試入國學祭酒丘濬器重之改今名登成化十七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為尚書王恕所知弘治初恕入吏部薦授稽勳員外郎歷文選郎中居吏部十四年飭勵廉隅確然有守善類多所推引遷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十七年大同有警承命經畧黃花鎮諸邊乃增垣塹廣樹藝制賊騎馳突先是永樂時歲遣隆慶諸衛軍採辦薪炭其後罷之而令歲輸銀二萬兩軍坐重困交奏免之正德初擢光祿卿三年進戶部右侍郎提督倉場踰年改吏部尚書張綵附劉瑾驟貴任意紛更交數

數規切緣怒出之南京吏部六年召拜戶部尚書時征討流寇調度煩急又仍歲凶災正賦不充交匱晝適宜遍四方告饑撫請蠲租發帑或遣大臣賑恤又裁抑近幸不少假以故盜賊縱橫行民不至甚散而小人用事者皆不便之帝嘗欲以太平倉賜倖臣裴德雲南鎮守中官張倫請自具工力採銀礦皆以交疏諫止織造中官楊軏以詔書發兩浙鹽引二萬而南京織造中官吳經又奏費乏交言織房歲造動至數萬內官冬衣及歲時賞賚衣幣折銀無慮十餘萬有何不足令方內供營繕外給師旅不宜徒耗國財

請暫停織造以紓民困不納八年五月忽傳旨與禮
部尚書傅珪並致仕言官交章請留不報世宗在潛
邸知交名爵即位乃復故官固辭不允乃起慨然以
天下為己任首請帝日讀祖訓言動悉取為準既又
言經筵日講雖寒暑宜毋輟帝褒納焉或議遷顯陵
天壽山交言山陵事重太祖欲遷仁祖于鍾山慮泄
靈氣而止具載皇陵碑宜斷自宸衷無煩更議事乃
止時承武宗侈汰之後庫藏殫盡交截冗食定經制
宿獘為清而事涉中官者帝亦不能盡從嘗會廷臣
議發內帑給軍糧官俸已報可而為中官梁棟等所

洪交言宮府異同令出復反非新政所宜不聽中官
監督倉場者初止數人正德中增至五十五人以交
言罷撤過半其後復漸增設時帝已罷三十七人而
交欲盡去之并臨清徐淮諸倉一切勿遣得旨令自
今毋更加而已時有詔守珠池內監毋預守土事而
安川貢緣復故交劾川欺妄命如前詔正德中上林
苑內臣至九十九人侵奪公私地無筭帝即位命留
十八人如弘治時已而貢緣傳奉復至六十二人交
乞清汰如初且盡歸侵奪地報許又論御馬監內臣
宜如祖制專司芻牧毋監收芻豆并令戶部通知馬

數杜其侵耗帝不能從嘉靖二年錦衣百戶張瑾率
校尉支俸通倉橫取狼藉主事羅洪載欲按之瑾紿
請受杖已奏洪載擅笞禁衛官帝怒逮下詔獄謫外
交與林俊喬宇先後論救不納頃之御馬監閻洪乞
復豹房地交言先帝以豹房之故貽禍無窮幸明詔
裁革而洪等仍欲修復以開游獵之端非臣等所敢
聞詔以地十頃給豹房餘仍令百戶趙愷等分佃如
故壽奉詔上各宮莊田數視舊籍不同帝詰故交言
舊籍多以奏請投獻數多妄報也新籍少以奉命清
核田多除豁也帝意稍解令考成弘間原籍以聞時

交年已七十連章乞罷帝輒慰留遣醫視療至是請
益力乃許之手詔加太子太保馳驛令子編修元侍
行有司時加存問給食米輿隸役賜道里費卒年八十
諡榮僖交言論恂恂不以勢位驕人清慎恬慈終始
一致興獻王素愛重交嘗割陽春臺東偏地益其宅
後中官言孫尚書侵地世宗曰此先皇所賜吾敢奪
耶元進士終四川副使謹厚有父風

彭澤字濟物蘭州人幼受學外祖段堅有志節舉于
鄉赴會試二場畢聞母病徑行不待終事母喜其歸
病亦遄已舉弘治三年進士授工部主事歷刑部郎

中有勢豪殺人澤寘之辟會中貴偕法司錄囚貴緣
祈免澤執之堅竟不能奪出為徽州知府澤將遣女
治漆器數十使吏送其家澤父怒曰吾以澤居官為
天子愛民節財乃令數月未聞善政而以官物累家
即貧不可荊布遣嫁耶趣焚之襆被徒步竟詣徽州
澤大驚出迓日吏負其裝怒曰吾負此數千里不為
疲令此數武汝不能耶既入杖澤堂下杖已持裝徑
去澤益痛自砥礪政績章聞人以方前知府孫遇父
喪歸正德初再知真定有閹人怙寵數撓禁澤治一
棺于廳事曰且死之其人乃懼還浙江副使歷河南

按察使所至以威猛稱六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明年進右副都御史改保定未赴會賊劉惠趙鐩等大亂河南命澤與咸寧伯仇鉞提督軍務討之因陳便宜十一事務爲厚賞峻罰以激勸將吏澤體幹修偉腰帶十二圍大音聲與人語若叱咤始至大陳軍容引見諸將校責以緩寇畏縮當死諸將校股栗伏罪良久乃釋遂下令鼓行薄賊大小數十戰連破之甫四月賊盡平語詳鉞傳錄功進右都御史太子少保廕子錦衣世百戶其年九月又代洪鍾總督川陝諸軍討四川賊時鄢本恕藍廷瑞廖惠等而已平

惟廖麻子俞思俸猖獗如故八年澤偕總兵官時源督軍進討賊敗數部將閻勲追及于叙州麻子就擒思俸率餘黨竄入通巴間據險時出剽掠招集散亡勢復振澤督諸軍圍之殺傷略盡思俸乘間走匿西鄉山寨就獲于是澤移駐漢中請班師未報而內江榮昌諸賊駱裕祥熊時達鄭朝陽等復熾澤又移師討平之先是成都衛軍范藻因歲饑亦聚黨千餘人為亂崇慶知州劉永咸指揮徐顒仕撫俱被執至是亦破賊復請班師詔留保寧鎮撫而進澤左都御史太子太保廕子如初初澤入蜀歷王楊廷和謂曰

蜀人苦亂難靖前者趙鐸劉千斤之徒皆以班師早
致遺黨復聚君宜戒之澤唯唯及賊甫定而請還者
再明年五月遂召還未行會土魯番據哈密執忠順
王速壇拜牙即以其印去投謀書甘肅要索金幣總
制鄧璋甘肅巡撫趙鑑以聞請遣大臣經略于是廷
和等共薦澤澤久在兵間厭之乃以鄉土為辭且引
疾推璋及咸寧侯鉞可任帝優詔慰勉乃行上言關
中歲祲民流徵調旁午臣恐憂不在邊請令璋與督
餉侍郎馮清分賑平涼東西鄖陽撫臣王憲駐漢中
拊循流民詔可澤至甘州土魯番方寇赤斤苦峪諸

衛復遣使索金幣請還哈密澤以蜀人好利可啗也遂與鐵謀遣哈密都督寫亦虎仙以幣二千銀酒鎗一路之令還哈密城印未得報輒奏事畢乞骸骨十年五月命還理院事巡按御史馮時雍言土魯番未附哈密城未歸澤不宜遽召不納先是兵部缺尚書廷臣共推澤而王瓊夤緣得之且陰阻澤來言官多劾瓊者由是有隙而澤又好酒使氣常凌瓊出其上瓊愈欲傾之澤時時罵錢寧瓊以語寧寧未信瓊乃故邀澤飲而挑與語令寧所親匿屏閒聽之澤醉輒提罵寧奴才壞天下瓊謂澤勿妄言澤愈昏不可止

寧聞大怒欲共圖澤明年番人以城印來歸而留速壇升牙郎不遣其秋寇大入宣府廷議以許泰將兵澤總制東西兩邊軍務及詔下罷泰不遣又不命澤總制獨令提督兩遊擊兵六千人以行意以此困澤澤上言臣以文臣待罪行間不過揚明命司其賞罰號令而已至于摧鋒陷陣非臣所能獨任瓊不得已為遣成國公朱輔會賊適去澤還理院事如故寫亦虎仙者素桀黠雖居肅州而陰通土魯番酋速壇滿速兒為之耳目據城奪印皆出其謀澤初不知而遣之遂私許增幣且啗使入寇曰肅州可得也滿速兒

悅使其婿馬黑木隨之入貢以覘虛實兼徵其賄時
澤已遷鉞亦遷去李昆代為巡撫慮有他變質其使
于甘州而驅寫亦虎仙出關虎仙懼并去滿速兒聞
之怒復取哈密分兵據沙州自率萬騎寇嘉峪關進
擊芮寧與參將蔣存禮禦之寧以所部七百人先進
遇賊沙子壩賊聚衆圍寧而分兵綴存禮軍令不得
合寧軍盡沒賊因墮城堡殺掠十二年春詔澤提
督三邊軍務禦之會副使陳九疇繫其使失拜烟答
及寫亦虎仙等絕其內應賊復求和澤遣兵遞罷尋乞
骸骨歸馳驛給夫廩如制御史滿微給事中黃鍾等

交章乞留不聽澤既去而瓊憾澤未已疏論嘉峪之敗請窮詰增幣者主名令錢寧從中下其事大學士梁儲等持之乃已會失拜烟荅予訟其父冤下法司議釋寫亦虎仙等瓊因請遣給事中黃臣御史趙春諸邊勘失事狀欲中澤危法還報又無所引瓊乃屬會同館主事張潗令番人發之潗不可瓊計沮遂自為奏劾澤妄增金幣遺書議和失信啓釁辱國喪師并昆九疇俱宜罪帝下廷臣雜議衆咸不平然畏瓊莫敢言禮部尚書毛澄稍折之瓊屬蔡曰使械至闕下鞫以重刑自當首服澄曰是何言古者刑不上大

大戶部尚書石玠都給事中王爌石天柱亦言之變迫衆論乃易奏稿數字謂澤歸踰年始失事似亦可原奏入帝為民昆九疇並逮訊給事中汪玄錫御史師存智等疏救不聽昆謫官九疇除名武宗崩錢寧收變亦得罪御史楊秉中請召還澤遂即家起兵部尚書太子太保如故昆九疇亦復官時承部事積壞之餘倚帥滿天下澤至蕩滌垢汙振舉法令嚴功罪杜干請兵政一新初正德時廷臣建白戎務已奉俞旨者多廢格不行澤請臚列成帙次第修舉又請敕九邊守臣兼防禦方略毋畫境自保鎮巡居中調度

毋相牽制諸邊各以農隙築墻濬濠修墩臺飭屯堡
為經久計內地寇盜甫息請勑守臣練卒伍立保甲
懲匿盜不舉者又請撫西南諸苗蠻申海禁汰京軍
老弱帝咸嘉納時修興來功諸臣皆得還擢予世職
澤疏爭帝以事既行不聽詔遣中官楊金鄭斌安川
出更代鎮守澤言中官出鎮已為民害況可令其數
易此必金等貴緣為奸請正其罪俄復令張弼劉琮
守涼州居庸澤等又以為言于是皆罷弗遣四川巡
撫胡世寧劾分守中官趙欽澤因請盡罷諸鎮守詔
雖不從然其後鎮守亦竟罷嘉靖元年澤言天下軍

官部皆有帖黄文籍以憑黜陟錦衣不宜獨無于是
覈籍如諸衛錦衣千户劉瓚等已遵詔書黜汰復夤
緣求還官司禮中官蕭敬言各監局缺工匠請食補
一千五百人澤皆持不可帝並從之帝將授外戚蔣
泰等五人為錦衣澤言蔣輪等已錫爵拜官今又施
及泰等恩澤太濫不可示天下不納御史史道訐楊
廷和已下詔徵澤復劾道奸人之雄不可不治帝因
降諭自今惟大奸大惡機密重情許言官獨疏論奏
餘皆從公會疏毋挾偏私中傷善類詔下給事中李
學曾御史汪珊等交章劾澤阻塞言路壞祖宗法帝

乃從吏部言停前詔澤不自安參疏乞休慰留不許
已而御史朱實昌南京給事中彭汝實御史周允中
等皆劾澤澤自是乞罷不已久之給事中趙漢書懷
言澤老且病宜聽其去澤疏請益切乃加少保賜勅
乘傳歸六年錦衣百戶王邦奇憾澤嘗抑已上書言
哈密失國由澤賂番求和所致語侵楊廷和陳九疇
等張璁桂萼方疾廷和遂逮九疇廷訊戍邊澤復奪
官為民家居鬱鬱以卒卒後總制尚書唐龍稱澤孝
友廉直先後討平群盜功在盟府當先帝時為僉壬
所擠不竟其用陛下起之田間俾掌邦政澤孜孜奉

國俊為讒言構罷今沒已五年所遺二妾衣食不給傳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請敘澤仕勞俊官加卹以作忠臣之氣不從除屢初俊官議褒殺李昆字承裕兵部侍郎介之子弘治初進士歷禮部主事改兵部帝將建延壽塔于城外昆疏諫正德初群小用事昆請黜邪枉進忠直杜宦戚請乞鄉中外傳賣不報進員外郎昆素廉直吏得庫中遺鑑密以送昆昆會衆啓之有金四百餘兩即移付公帑素部尚書劉宇以事見忤宇譖于劉瑾遂疏解州知州屢遷陝西左布政使十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

甘肅既為王瓊所陷謫浙江副使嘉靖初歷兵部左侍郎

林俊字待用莆田人成化十四年進士除刑部主事進員外郎性侃直不隨俗浮湛事涉權貴尚書林聰輒屬俊治之妖僧繼曉結中貴梁芳以秘術得幸請内帑建大鎮國永昌寺公私騷動二十年十月俊因災異上言臣惟人君之德莫大於聽納臣子之罪莫加於欺罔今災異迭興兩京地震日月薄蝕野雞入城而山西河南仍歲饑荒關陝尤甚甚者舉縣無人倉廩懸罄拯救無策道路過者莫不隕淚而撫按諸

臣謨不為言夫物極則勢變革澤之中禍深難測此
誠腹心危急之疾治之如救焚溺不可少緩令誠下
寬恤之詔立選材力大臣分齎帑金兼程赴賑則滯
鬱餘民猶可及濟也臣聞修養之說佛氏之教其事
不見于堯舜禹湯文武之世其害每見于漢唐宋輓
近之君鑒戒昭然所可考鏡妖僧繼曉本市井無賴
猥挾邪術欺詐楚王事敗逃罪潛身京師多方夤緣
謬沐恩眷乃敢復惑亂聖聰發內庫銀數十萬兩營
建寺塔是必繼曉過為誕說以啗　陛下謂此寺一建
則聖壽益綿國祚彌昌也不知以可用之財供無益

之費國計且日削矣以陛下超三邁五之資蹈居憲梁武之轍聖學且日損矣下人師師爭先事佛聖政且日壞矣居民播遷工役不息人怨且日興矣臣謂不斬繼曉無以謝天下然薦之者梁芳也芳傾覆陰狡引用充邪附之黨得美官觸之動遭竄逐數年間以進貢買辦為名盜國帑藏輸之私家不可殫紀尚銘狂直未能或先乃復引進妖僧陰求建寺夫天下猶身也賢才其元氣財用其骨肉兩小人其疾病也方耗元氣削骨肉而引之疾病臣切為身危之今在朝在野咸欲食二人之肉而無一人敢言者獨惜官

畏死耳臣何患畏死不言以負陛下疏入帝大怒下詔獄考訊後府經歷吉水張黼救之并下獄事且不測賴太監懷恩力救帝怒稍解謫俊姚州判官黼師宗知州時言路久塞兩人直聲遂大震都下爭傳其奏章為之語曰御史在刑曹黄門出後府明年正月朔星變帝感悟復俊官改南京弘治元年用荐擢雲南副使俗佞佛好鬼鶴慶元化寺稱有活佛歲時集士女動至萬人爭以金塗其面俊按部至命焚之父老言犯者輙致雹損稼俊與約積薪寺旁果雹則止已竟無驗即焚之得金悉輸官償民逋又毀所部淫

祠三百六十區皆撤其材修學宮干崖土舍刀怕愈欲奪從子宣撫官鼐兵攻劫其印數年不靖後以他事逮其地移檄諭之遂釋兵歸印四年進按察使尋調湖廣境內大雨雹疏言德安安陸吉安營建王府請一切節省勿用琉璃瓦甸石雕欄推論陰陽失序君子小人消長之故因引疾不待報徑歸久之薦起廣東右布政使不拜十三年起南京右僉都御史督操江明年正月朔陝西山西地震水涌上疏備述古來宮闈外戚內侍柄臣之禍請帝鑒戒因乞罷齋醮減織造清役占汰冗員止工作省供應節賞賜戒逸

欲遠佞幸親賢人又請豫教皇儲言昔殷武丁為太子其父小乙使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其在祖甲高宗也亦然漢宣帝少居田野涉艱虞故能周悉民情為守成令主蓋處境太順驕惰易生今農畝細民家無十金之產猶慎教子以守先業況儲君國本天地祖宗所付託耶今皇太子年踰幼學多處宮中少就外傅非古人早教豫養之道因薦侍郎謝鐸少卿儲巏楊廉致仕副使曹時中處士劉閔堪任輔導帝報聞已屢疏乞休并薦時中自代不許十五年江西新昌民王武起為盜巡撫右副都御史會稽韓邦問不能

或命俊巡視俊榜賊許自新而身入武巢武驚率衆
出迎請自効賊黨悉就擒詔即以俊代邦問俊奏昔
朱熹劾提刑唐仲友改命援熹熹辭不拜包拯劾三
司使宋祁辭職與拯拯拜不辭美刺具見正類臣跡
力辭不允邦問起進士居官清慎嘗奏撤中官駐饒
州督磁器者既去俊稱其才足治簡乃命撫河南中
旨徵樂工邦問上書引鄭聲爲戒竟不遣後爲刑部
左侍郎見惡于劉瑾傳旨以刑部尚書致仕久之卒
謚莊僖俊既代邦問乃更定要約均粮平徭立義學
義倉義塚庶務一新部内王府徵歲祿率倍取于民

後以為言大得減省寧王宸濠貪暴俊屢裁抑之王
請易琉璃瓦費當二萬俊言民財已竭宜如舊毋過
驕縱使涉叔段京邸之求吳王几杖之賜王怒伺其
過無所得會俊以聖節按部遂劾奏之坐停俸三月
尋以母憂歸武宗即位兩京言官薦起之而江西人
在朝者合疏乞還俊乃進右副都御史再撫江西會
遭父憂不果正德四年起撫四川時眉州人劉烈倡
亂遠近麻沸俊烈敗遁逃而諸不逞之徒猶假烈名
剽掠俊至購烈二千金繪形捕之竟莫能得而保寧
賊藍廷瑞鄢本恕廖惠等繼起勢益張尋為官軍所

敗俘斬幾四千退保陜西之西鄉願聽撫會間承度
之變復亦欲竊繫之而賊轉寇巴州復馳救猝遇賊
華鎣羣與直抵其營譬曉利害賊羅拜約日請降既
而淫雨溪溢賊失期復叛去攻陷通江復督諸軍急
擊敗之龍灘河俘斬八百再遣知府張敏等追至門
鎮子俘斬亦如之遂擒廖惠而廷瑞本怨來奔越漢
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官軍追及復大破之棄輜重
走復遂移師擊曹甫會甫將攻瀘州復遣人招諭甫
佯聽令而命弟瑨流劫如故指揮李廉禦之斬瑨首
賊遂移江津分七營將攻重慶復督發酉陽播州土

兵助應進勦以六年元日乘賊宴飲無備夜半銜枚
疾攻之破其四營斬獲無算賊遁入民家土兵圍而
焚之盡斃乘勝進搗老營賊發伏指揮江洋等被殺
官軍稍卻賊併入大營應復進至合山坪去賊十五
里而軍甫傾江津空虛將襲陷之以數十騎先行道
遇應兵而敗走還其營官軍遂進圍之四面縱火賊
大潰俘斬千二百有奇死于火者稱是已與總制洪
鍾共擒本恕廷瑞賊勢大衰論功進右都御史而甫
黨方四自江津之敗亡命思南復烏合數萬衆攻南
川綦江以窺瀘州俊益發土兵令副使何珊李鉞等

統之分道並進賊數敗走綦江將士乘勝盛之賊復大敗餘黨還走思南先後斬首千四百餘級俘獲千八百餘人路死者又幾萬人捷聞璽書獎勵俊故以直節顯當劉瑾用事時初不肯出已見劉大夏等得罪懼及乃應召起欲以自全瑾誅因上言嘗草疏劾瑾欲俟賊平上之今幸假手張永瑾伏其辜臣竊傷廷臣無人而陛下信廷臣不如信永也又言瑾雖死大權猶在内臣大臣有缺仍與内臣議之漸不可長因薦劉健謝遷林瀚王鏊韓文許進而言今在位大臣狡狠回譎贊逆賊以亂人國脫神器此而可恕孰

不可恐以指大學士李東陽并上前奏藁永等大怒矯詔言俊奏成不進懷奸畏罪宜治第賊未平置勿問先是俊在軍與鍾議多不協中貴子弟欲從軍冒功者輒禁止諸近幸益怒御史俞緇按部江津聞賊至走免余本吳景戰沒緇懲欲委罪俊自解遂劾俊累報首功而賊終不滅加以鑿井毀寺斥逐僧徒使無所容軀之為賊于是俊前後奉旨切責比方四敗賊且盡俊遂上章辭加秩及賞乞以舊職歸田詔不許辭而聽其致仕言官連章請留不報俊歸士民號哭追送家居聞宸濠反即夜使人範錫為火器手書

貽王守仁勉以討賊世宗即位起工部尚書改刑部
任道數引疾不許因請帝親近儒臣務先正其心以
出號布令而用約質渾樸為天下先初詔所革貴近
多不便顧無遷就以貴公議既抵京師會暑月經筵
輟講舉祖宗勤學故事以諫俊時年已七十寓止朝
房不僦室示無久居意數為帝言親大臣勤聖學辨
異端節財用朝有大政必侃侃陳論中外想望其風
采時中官葛景盧良劉寶李朝用劉孟陽等奸利事
覺為言官所糾有詔免逮止下司禮監察訊俊言法
立于祖宗守之者陛下而奉行于法官今內臣犯法

法司不得與訊是宮府異體也陛下第見近日參論
内臣者多以為其中豈無細謹足用者必疑外臣有
所輕重且聞不知大小臣工有六年考察三載黜陟
而人有兩京言官之糾彈有撫按二司之考覈一千
吏議終身不齒不三數年而汰去者數千人矣是皆
内臣所無而内臣犯法事無大小法皆具奏故陛下
祇見參論之多而不知為執法之平也乞下法司公
訊以昭平明之治苟法司訊問不公宜廢不法之官
不宜廢祖宗之法都督劉暉下獄後當以交結朋黨
律且言暉與許泰同罪泰之免死人心共憤請斬暉

以謝天下廖鵬廖鏜齊佐王瓛已論死繫獄屢詔緩
刑俊言四人實爲巨憝國人皆曰可殺乞亟行誅以
昭大法又劾谷大用占民田萬餘頃罔利營私爲朝
廷賈怨皆不聽中官崔文家人李陽鳳索匠師宋鈺
賄不獲嗾文杖之幾死下刑部治未決而中旨移之
鎮撫司俊爭不遣力爭曰臣奉詔則廢法守法則違
詔臣寧違詔不敢廢法帝不納明日又奏帝怒責陳
狀俊言祖宗以刑獄付法司以緝獲奸盜付鎮撫訊
鞫既得猶必付法司擬罪未有奪取未定之囚反付
推問者文乃先朝漏奸益惑王心傾軋言路罪已不

容誅茲後飾詞巧辯敢干內降此遂一開禍亂何極伏思人臣奉公守法為職犯顏敢諫為忠陽城裂麻以排延齡之相狄兼謩封勑以阻贓吏之赦忠臣愛君類當如是臣竊慕古人思報國恩誠不忍見朝廷百五十年紀綱一旦為此輩壞亂言詞狂率無所逃罪帝憚其言直乃不問後以老成耆德起自田間自謂當事事持正不可恤嫌疑屢見格則以為不得其職義無苟留遂乞致仕詔加太子太保給驛賜隸廩如制先是後數爭大禮與楊廷和合及大禮議定主廷和說者皆得罪有杖死者四年秋後從病中上書

言古者鞭朴之刑辱之而已非欲糜爛其體膚而致之死也又非所以加于士大夫也成化時臣及見廷杖二三臣皋容厚綿底衣重氈疊裹然且沉卧久之乃得痊正德朝逆瑾竊權始令去衣致衣單遂多杖死臣又見成化弘治時惟叛逆妖言劫盗下詔獄始命打問他犯但言送問而已今一槩打問無復區別亦非故事自去歲以来舊臣罷斥殆盡朝著為空乞聖明留念既去者禮致未去者慰留與二三大臣時加延接其有碩德重望如羅欽順王守仁呂柟魯鐸輩宜列置左右臣衰病待盡無復他望敢效古人遺

表之意敘布大馬之心帝但下所司而已又明年兵
革復上書請懋學篤孝任賢納諫保躬藁和且預辭
身後卹典遂卒年七十六後一年明倫大典成追論
後附和廷和削其官其子達以士禮葬之後歷事四
朝抗辭敢諫以禮進退持身始終無可議隆慶初復
官贈少保謚貞肅達正德九年進士官至南京吏部
郎中工篆籀能古文張敷成化八年進士歷知潞州
宿州介特不避權貴弘治中後蒙顯擢而敷老不用
王恕為之請特予誥命
閻玠字廷信絳州人父銓進士陝西右參議玠舉成

化十六年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弘治
初進員外郎掌諸司章奏歷固原兵備副使固原為
西陲重鎮琰練士卒繕器械廣芻粟歷九年部內晏
如遷福建按察使去未踰月寇大入固原始命重臣
經略其地民自是無寧居矣琰性清儉每飯惟一蔬
衣服無綺繡沉默簡重執法侃侃不為權勢枉撓歷
浙江山東左右布政使正德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
撫河南升吏部更傜節冗費以清靜稱歲餘遷刑部右侍
郎陝西遊擊徐謙訐奏御史李高又厚賂劉瑾欲中
高危法詔琰往按琰舉法直高瑾怒嗾中官劾徽府

莊田者言琰撫河南時不當斷田歸民遂下琰詔獄稱其職又撫他事罰米四百石輸邊瑾誅起左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淮揚諸府淮揚當水陸孔道中使至者旁午要索無厭自琰涖事無敢犯者六年秋轉南京刑部右侍郎明年賊劉七等犯江南姚源賊王浩八又流入衢州進琰右都御史巡視浙江琰至七等已殲浩八聽撫人心稍安而寧紹瀕海屬邑颶風大作海堤毀者三百里居民漂沒以萬數琰乃出帑金按行賑救而委官築堤捍水自蕭山至會稽凡五萬餘丈琰知姚源賊反側難信奏設兵備憲

臣控守要害已而賊果犯華埠瑛督都指揮江洪等
擊敗之斬其渠魁璽書獎勵加秩一等遂城開化常
山遂安蘭谿四縣境内大安九年復命總督漕運七
疏乞歸始報允世宗嗣位起故官瑛至是凡三督漕
軍民習其政不嚴而肅瑛每到官及罷歸行李止三
竹笥尋加戶部尚書視事如故嘉靖元年召拜工部
尚書其冬改南京兵部加太子少保為歲饑移牒諸
曹令盡出所儲賑貸又咨戶部預給軍糧數月米價
遂平内臣進貢快船裁損幾半未浹歲屡引年乞休
詔加太子太保乘傳歸有司歲時存問人九年卒年

八十有四贈少保謚恭介瑛質朴恬雅直道而行不以進退為意慨言不諱激事不避難一時稱為名德子谿以進士授行人諫武宗南巡杖闕下謫國子學正嘉靖初歷兵部郎中率同官伏闕爭大禮再受杖謫戍榆林瑛年八十兵部尚書王時中等言瑛老病呻吟異父子一相見乞改調近衛不許十五年赦還卒

論曰當世宗嗣立後又在官諸書正卿並省宿德如喬宇孫交彭澤林俊陶瑛並極海內之望所謂六官之長皆民譽也亡何而新進貢張宗工掛事大禮大

獄日益紛紜欲如嘉靖之初不可得矣嗚乎盛衰理亂之故豈非天實為之哉不然何消長改變之速也噫

明史卷二百六十八　　列傳一百十九

秦金　趙璜　鄒文盛

劉麟　梁材　蔣瑤

王廷相

秦金字國聲無錫人年二十舉於鄉其父不令會試日課書如故弘治六年成進士內閣徐溥命試館職金以父老請急歸溥益重之尋授戶部主事歷郎中正德初遷河南提學副使與前使同縣邵寶齊名稱秦邵改右參政分守開封賊趙鐩剽掠河雒將犯封丘金帥民兵偕參將宋振合擊於陳橋大破之歷山

東左右布政使承寇躪之後與巡撫趙璜協心拊循瘡痍始起九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先後條上便民十八事多報可十一年所部大水請蠲田租諸王府所據山場湖蕩皆奏還之官巨盜賀璋羅大洪既降復叛金討平之郴州桂陽猺賊龔福全聚衆稱王金分軍四哨剋期合攻先後破砦八十餘斬首二千級福全及其黨劉福興等俱就擒錄功增俸一級蔭錦衣世百戶力辭得請有詔取鰣鰉將畜之金言頻年水災瀰漫千里何從得魚且此魚大或千斤非池沼中物縱使採取以進物還其性必不能生致乞

收還成命不聽武宗駐蹕南京鎮守中官李鎮假供奉名橫肆苛歛賴金力遏之稍止入爲戶部右侍郎世宗嗣位改吏部言官論金無人倫鑑識復改戶部進左侍郎署部事外戚邵喜乞莊田金言畿輔之害莊田爲甚祖宗時畿輔及山東河南閒田任民開墾永不科率勢豪強占及奸民投獻並戍邊衛今喜敢違禁奏乞宜按治帝特宥喜命都察院禁止如制時有中旨各宮仍置皇莊遣官校分督金言萬乘之尊宮壼之貴乃下與小民分田爭利昔西漢盛時咸以苑囿賦貧民今奈何反剝民以益上況督莊內臣督

租官校虐民萬故怨苦朝廷累新政不小乞遣官察勘凡正德間額外占據者悉歸其主而盡撤還晉莊之人畿輔幸甚帝稱善即從其議嘉靖二年擢南京禮部尚書八月率諸臣上疏曰陛下繼統以來昭德塞違勵精圖治動無過舉宜召天和而災眚頻告者何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竊見陛下臨馭未幾政漸弗逮是以天心仁愛示之警慎臣請盡言而無諱可乎陛下登極一詔百度咸貞天下拭目以望至治比來舉措多與詔違百司罔遵萬民失仰此詔令不能如初也陛下即位之初罷逐庸回任用耆舊比

閣內閣擬旨輒或中改至有疏請徒荅温語未見信
從此任賢不能如初也陛下即位之初聽言如流朝
請暮報比來事涉戚畹宦寺雖九卿執奏科道交章
皆曰業經有旨此聽納不能如初也陛下即位之初
凡先朝傳陞乞陞等官一切釐革比來宦戚之家藩
邸之臣恩澤過濫封拜頻煩此慎名器不能如初也
陛下即位之初凡奸黨巨惡俱付都察院鞫訊刑部
大理寺平擬比來輒下之鎮撫司臺諫論列而不從
法司執奏而被詰此謹國法不能如初也陛下即位
之初首命戶部減馬房糧芻之半且令科道官備覈

馬數人情欣悅乃因太監閻洪等言遂寢前詔此恤
民瘼不能如初也陛下即位之初遣序法王佛子國
師禪師禁黜左道比來誤聽乃於禁嚴之地修設齋
醮連日不止耗蠹財用瀆溷宮庭此崇正道不能如
初也陛下即位之初精明克盛比來聖躬弗豫天顏
未復豈燕閒之地遵養心之道歟此嗇精神不能如
初也有一於此足上干天和況兼之乎夫初政所以
清明者政出公朝而左右不預也今政所以淆溷者
政在左右而外廷不知也惟政不可一日不在朝廷
惟權不可一日移於左右所謂政在朝廷者非必皆

獨運也股肱有託耳目有寄即主威重於九閽國勢安於泰山自古帝王制御天下操此術而已不則宮府之勢陽而信任有所偏婦寺之情親而聽受有所蔽名曰揔攬而太阿之鐏實移於下矣望陛下上憂天命下悲人窮思九廟付託之重念萬姓仰戴之勤側身思過修德格天然後和氣流通休禎協應章下禮部尚書汪俊深善其言力勸帝採納帝雖無嫌忤然亦不能盡用也尋就改兵部已召爲戶部尚書明年帝欲考興獻帝金偕廷臣伏闕力爭又與何孟春等條悉張璁建議之非及上聖母冊金及趙璜等復

不至帝頻加詰讓金爲人樂易及居官一以廉正自持在戶部尤孜孜爲國永福長公主乞賓坻武清地千餘頃金言主前已給田未及旬月奈何復有此請倘戚里轉相倣效恐畿內之地猶不足供陛下宜以義斷恩寢其前奏於是頗有減損初撫寧山海莊地以賜魏國公徐達者達卒仍歸之官至是定國公光祚請還之金執不可給事中黃重御史張珩等先後力爭皆不納金等再以爲言始報許內府諸監局所招軍匠多者至數千人金執奏以爲財者國之大命比年水旱災傷庫藏空乏而此曹蠧耗日滋後將

難繼中官梁諫請下部採辦金玉珠石金文奏內府供用例取之折粮銀本不出於臣部今國家經費多端太倉所儲無幾安從區畫況珠玉不產中土皆遐荒之人鑿山縋海跋履險阻而後得者也今滇黔南粵頻年凶旱子女仳傷若復行誅責公私騷擾將何以堪且陛下方躬節儉為天下先奈何用玩好之具動勞斯人哉皆不聽奸人逯俊等黃緣貴戚乞兩淮鹽引三十萬帝已許之金文力爭不可金既積失帝旨六年春以考察自陳遂命致仕馳驛給夫廩如制時朝野方倚重金金歸五年慰薦者不已乃起南京

戶部疏陳利民六事踰年召爲工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十四年帝與張孚敬李時評議大臣頗稱金賢而嫌其衰老居數月加太子太保改南京兵部條上兵政六事咸報允踰年致仕歸卒年七十八贈少保諡端敏孫柱以諸生工書選授中書舍人與大學士高拱雅故拱得罪倉皇去京師官校方四出偵視諸門下皆走匿柱獨追送百里外及武進吳中行疏諫閣臣張居正奪情被杖下詔獄時偵者益衆柱挾醫往視湯藥遂忤居正還魯府審理尋以考察罷

趙璜字廷實安福人少從父之官過石首隆江中隨

流半里不溺遇救免稍長行道上得遺金一囊悉還其主舉弘治三年進士授工部主事改兵部歷員外郎以才受知尚書馬文升出爲濟南知府府多豪猾吏舞文璜擇民謹敏者教之律令未幾得二十餘人遂盡逐豪猾吏而代之濱庶人牧塲久籍於官募民佃作德王府復爭之勘者率依違璜訖以予民閱七年政績大著正德初擢順天府丞未上劉瑾惡璜無所報謝坐巡撫朱欽事逮下詔獄除名瑾誅復職六年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革官吏冒支倉廩歲省軍儲萬餘石明年調山東時所部多盜民經兵燹困

甚璜爲區畫科徭公私便馬有河灘地數百里號膏
腴璜賦流民使墾而除其租番僧怙寵者豔其利奏
乞徵稅充齊粮帝已許之璜上書力爭得免時曲阜
爲賊殘破而闕里林廟越在曠野璜請移縣就闕里
從之十年擢工部右侍郎總理河道踰年以邊警改
理畿輔戎備事定命賑順天諸府饑民奏免寄養馬
三千匹停征備用馬半之蠲逋已責民困爲蘇召還
佐部事世宗嗣統進左侍郎掌部事正德時宦官賜
塋費多者五百兩少亦三百兩歲耗不貲至是璜一
以懷恩例裁之幾省其半御用監派料價者猶用正

德故事浮於弘治前且倍璜與中官力爭竟得如弘
治數內府酒醋麵局諸屬悉以鉄為之雖百年不壞
也中官乃歲徵鉄價多至五千餘兩至璜始革之嘉
靖元年進尚書先是劉瑾創元明宮制度崇壯所糜
財亡慮數十萬毀民廬墓無算瑾死奸人獻為皇莊
及帝即位詔撤正德間所建宮觀元明宮亦當廢予
民既而中旨令仍舊璜疏爭言此必中官王符賈友
仍持皇莊之邪說以誤陛下一莊之利甚微王言所
繫甚大今詔下數月而忽更非示天下以信也乞以
地歸戶部室宇歸臣部民有願贖者聽之帝即報許

是時方修仁壽清寧宮工費難繼璜因請與石經山諸房舍并斥賣以資用可無累小民帝可之而戶科給事中徐景嵩等以詔書本許還民官不當自粥遂劾璜交通勢豪爲欺蔽璜疏剖并發景嵩減價變易官産諸事交相詆辨御史張鵬翰言璜擿拾言官無大臣誼帝留璜責鵬翰黨庇景嵩竟由是斥其同官陳江劾璜復被責江求去於是給事中章僑言璜一舉逐兩官甚損國體而尚書彭澤奏僑劾璜非是僑又疏辨帝兩解之璜力丐罷卒慰留如故中官温祥道濟寧惡主事陳嘉言啓牐不時誣其凌侮帝震怒

逮繫詔獄言官爭救不聽璜言濟寧地高水易洩先
朝具有禁例比歲勢豪橫行此禁遂廢幸陛下新政
百官守職而嘉言持之過嚴遂至獲罪今盛暑繫獄
人所難堪祈早賜裁決乃命所司論當以聞時有詔
營后父陳萬言第於西安門外估工直六十萬璜以
地逼寢居不宜踰制持之萬言怒愬郎中葉寬員外
郎翟璘於帝以爲事由二人將激帝怒以怵璜帝果
下二人詔獄璜疏言二臣聽命於臣者也臣奉行無
狀二臣無與乞以其罪罪臣帝不聽其後論救踵至
萬言不自安亦再疏請貸二人竟獲釋而工價亦大

減三年與廷臣伏闕爭大禮顯陵司香內官言陵制狹小請改營視天壽山諸陵璜言陵制當與山水相稱恐難槩同今但宜增設明樓石碑置顯陵衛改司香署爲神宮監其他止宜加飾無事改作帝納其言已而帝欲遷顯陵璜極言不可事竟寢明年有詔建玉德殿景福安喜二宮璜以歲饑財匱請俟仁壽宮成徐議其事帝不許頃之以災異陳言更申前議帝始從之并罷仁壽之役江西建真人府陝西督織造皆遣中使璜皆疏爭時營建世廟中官所派物料戶部頗多裁省其人爲言帝以問璜璜言曩建乾清坤

寧兩宮所積餘貲足可移用幸勿令加派民閒帝遂
報可璜剛正不阿爲尚書六年惜財守法其初值更
化方始廟堂鋭意釐剔中官不敢肆撓故得舉其職
迨後論執不已諸權倖忌嫉者衆帝意亦寖踈焉素
與秦金齊名及考察自陳竟與金俱致仕廷臣乞留
不許馳驛給夫廪如故事璜有幹局多智慮事當棼
錯他人相顧愕眙璜應之立辦既去人爭薦之帝亦
念其老成可任十一年復召起故官未上卒贈太子
太保謚莊靖
鄒文盛字時鳴公安人弘治六年進士除吏科給事

中中官廖玘鎮守遼東巡撫韓重論其貪恣文盛偕郎中楊茂仁往勘之按正其罪謫長陵司香時孫頗三衛屢盜邊文盛還奏制馭六策兵部尚書劉大夏深善之下之邊吏尋出爲兩廣糧儲思恩土官岑濬與田州岑猛搆兵文盛言田州廣西之藩蔽李蠻田州之干城而叅政武清受濬重賂以計殺蠻釀成禍亂制勳房供事叅議岑業濬之懿親爲之彌縫於中漏我機事我謀方發彼備已周請先正二人之誅然後恭行天討兩廣撫按及兵部亦以爲言顧業有內援帝終不聽而清以考察褫職正德初歷戶科都給

事中出為保定知府累遷福建左布政使十一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先是清平苗阿旁阿階阿革稱王聚黨為亂巡撫曹祥請永順保靖土兵討之以師律不嚴被劾罷阿旁等據香爐山四出焚刦興隆偏橋平越新添龍里諸衛咸被其患乃命文盛代祥文盛馳至審地形購鄉導檄召四川湖廣兵協勦明年八月先以貴州兵擣砲木砦阿革就禽已而川湖兵至直抵山下山壁立惟五小徑透迤而上賊皆樹柵力拒仰攻不能克乃製戰樓高與崖齊乘夜雨急歼樓附崖齊登斬關拔柵焚其廬舍賊奔後山據絕

項守益堅文盛乃遣使前山招賊諭令歸化使命往返故延久賊皆聚前山觀而山後故有藤木可懸梯縋上官軍乘間潛登賊大潰禽阿旁餘賊盡平遂移師討龍頭都黎都蘭都遂密西大支馬羅諸砦黑苗皆平之先後俘斬及撫降無算錄功增俸一等廕子錦衣世百戶力辭免芒部賊陳聰等爲亂檄按察使林茂達等討破之賜勅獎厲四川土舍重安馮綸與凱里楊弘有怨弘卒倫糾諸苗攻之更相讐殺侵軼貴州境文盛遣參議蔡潮馳詣播州督宣慰楊斌撫定之請復設安寧宣撫司以弘子襲而錄潮功兵部

尚書王瓊惡文盛絀其議反以專擅爲潮罪敘賚不及十四年改注南京都察院世宗即位入爲戶部左右侍郎嘉靖二年遷南京右都御史改南京戶部尚書六年戶部尚書秦金罷召文盛代之首疏鹽政錢法十一事馬房芻豆多爲主者破冒請遣官稽覈宿弊爲清中官請造王府金册金帶需金四千五百兩文盛言册封歲舉而歲例進金不過二千兩驟增其倍費將安出況用金多寡不可知乞勅司禮監督所司歲終勘報毋致糜耗詔可文盛爲人廉謹敦樸內持風節而外踆踆若無能一時大臣中與孫交秦金

趙璜咸稱長者在戶部歲餘以年至再疏乞歸久之卒贈太子少保謚莊簡

劉麟字元瑞本安仁人世爲南京廣洋衛副千戶因家焉麟績學能文與顧璘徐禎卿稱江東三才子弘治九年甫登進士適言官龐泮等六十二人言事下獄麟偕同年生陸崑抗疏論救除刑部主事進員外郎録囚畿内平反三百九十餘人正德初進郎中出爲紹興知府劉瑾銜麟除官不謁謝甫五月摭前録囚細故罷爲民士民醵金爲贐麟曰昔漢守劉寵一錢兹何多耶麾之去士民爲建小劉祠以配寵湖州

人吳玧施侃高其風相與迎之遂偕孫一元龍霓爲湖南五隱將終身焉會瑾誅起補西安政尚簡靜遭父憂巡撫都御史藍章知其貧令諸司助道里資悉却不受樂吳興山水奉父柩葬焉自是遂定居湖州起陝西左叅政督粮儲時歲饑邊警押至朝命都御史鄧璋往督師衆議加賦充餉麟爭曰靖邊本以爲民今若此內難可慮也主者變色曰憂民者獨叅政耶會陝民詣闕陳愬議得寢尋遷雲南按察使謝病歸嘉靖初召拜太僕卿未幾進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六府中官耿忠守備紫荆多縱麟劾奏之后父陳

萬言乞武清東安二縣地詔給七百五十頃麟與御史任洛爭之不納天津三衛屯田舊止千餘頃後增至五倍而田多斥鹵不能輸課麟請盡蠲之河間三衛軍饑月餉積十餘年不給乃奏先給庫儲三萬兩續徵民間逋課以償皆報可因諭戶部中外軍餉未給者悉補給之尋上邊計四事再引疾歸六年起大理卿拜工部尚書郎官忌職者簡而去之屬吏咸得人上直侍衛軍舊制無歲給衣屨至是錦衣帥駱安援紅盔軍例請給麟執不可詔量給銀聽自製後五歲一給以為常易州山廠工部堂上官董之麟請易

以司屬四方工匠率冒替且多道亡麟言徒累民間無益請令月徵銀六錢輸京師僱募帝並從焉時帝方勵精求治勅諸曹條舉積弊而工部四司所用財物舊悉貯後堂大庫司官自行出納易爲侵漁麟請特除一郎官主之月上其籍於提督侍郎歲終類奏使判案者不預出納典庫者不預派徵以杜息奸弊帝稱善因賜名節慎庫已又上節財十四事於是內府諸監局冒破金錢減汰什四五而中貴失利者大恨之及顯陵工竣諸執役者咸覬得官麟又止擬賞賚舉小愈怨會帝納諫官言停中外雜派工役麟移

牒停浙江蘇松織造而上供袍服亦在停中中官吳勳言袍服非雜派比帝責麟對狀麟引罪舉小從而擠之遂令致仕久之顯陵殿閣雨漏追論麟坐落職麟清修直節當官不撓居工部爲天子惜財謹費僅踰年而罷士類悵惋既退卜築郊外之南垣蕭然一室賦詩自娛知府見其居隘爲築一臺縣又爲構堂始有息游之所無故不詣城市家居三十餘年名愈重廷臣頻有論薦麟若弗聞也尚書李默嘗造訪麟觴之峴山下了無宿具以乳羊博市沽風雨瀟瀟欣然達旦晚好樓居而力不能構乃絙懸籃輿於梁曲

卧其中使人輓之而上以恣覽眺名曰神樓其友文徵明繪神樓圖遺之年八十七卒贈太子少保諡清惠

梁材字大用南京金吾右衛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授德清知縣勤敏有異政正德初遷刑部主事改御史出爲嘉興知府未幾調杭州杭屬諸縣田租科例不一夙爲弊藪材酌輕重立畫一之法民甚德之遷浙江右參政預平孝豐劇賊湯毛九進按察使鎮守中官畢真與寧王宸濠通將舉城應之材預知其謀與巡按御史張縉等嚴爲之備真不敢發乃偕三司往

劫真折以大義奪其兵衛城中遂安尋以憂去嘉靖初起補雲南有土官相讐殺累年不解巡按御史以屬材材召其酋至諭以罪當死令姑貰若以牛羊贖酋皆聽命御史訝其輕材曰如是足矣急之變生後詗諸酋果束甲待變既聞無他迺止歷貴州廣東左右布政使廣東地饒富仕者多侈靡相尚材獨布衣糲食用節儉先僚佐一日見仝官林富家市肉多召其家人誡約之富怒短衣科頭詬詈而出材若不聞坐治簿書自如富乃慚謝凡吏民輸課令自操權衡吏不得預時天下布政稱極廉者二人材與姚鏌也

六年拜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甫兩月召爲刑部左侍郎明年改戶部遂代鄒文盛爲尚書材爲人精練有執其自外僚登六卿不滿二載自以受恩殊特益思盡職答國恩八年春上言臣考去年所入止百三十萬兩而所出之數乃至二百四十萬加以催徵不前遇費無節一遇凶荒又紛紛奏免國計安所倚辦臣等詳究弊端蓋有五焉一宗藩二武職三冗食四冗費五逋負乞集廷臣多方計畫一一分條上請務令公私有備經久可行於是宗藩武職各議上三事其他皆嚴爲之節帝悉報從惟武職閒住者議停半

俸帝以爲疑材等言彼以有罪罷廢既無差操之勤
又無軍政之責優游自便鋒鏑不交乃獲支全俸與
在任者不異臣等竊謂非宜帝竟不納然自是經費
大省國用亦遂充焉中官麥福請盡徵牧馬草場租
材言草場舊額二萬四千餘頃後遣官清核以八千
畝歸御馬監以四十萬畝備芻牧而賦民爲田者千
九百餘頃制已定矣福所請不可許從之侍郎王軏
清勲戚莊田言宜量其等級限田予之材奏成周班
祿而有土田蓋祿由田出也非於常祿之外復有土
田之頒今勲戚崇爵厚祿已踰涯分而陳乞土田動

以千萬殊非祖制請申明舊章禁不得妄乞自特賜外其世遠秩降或非適裔相承者量存三之一以供祀事餘悉入官帝得疏褒納命并清核已賜者額外侵據悉還之民於是積患稍除勢豪家不敢妄請乞如先朝矣時黔國公沐紹勛莊田在雲南者亦在核中紹勛獨上章祈免帝許之材執不可帝曰朕念紹勛守邊故特推恩非有他也材乃奉命先是畿輔屯田遣御史督理自正統間易以僉事屯政日弛材言僉事權輕力不能抗勢要請仍用御史三歲一更報可御史郭弘化言天下土田視國初減半宜通行清

丈材以遍度天下之田恐致紛擾請但勅所司清釐
有冊籍難稽者始履畝而丈經界既明因以均平賦
役諸飛詭爲奸利者許自首免其罪帝悉可之材掌
邦賦守章程愼出納部政肅然十年秋母喪去服除
召起故官大同巡撫樊繼祖以邊警請益軍餉材言
大同歲餉七十七萬有奇例外解發又復累萬以今
較昔不啻數倍日益月增安知紀極臣恐太倉之銀
不足供大同一鎭無論九邊也繼祖數請不得議開
事例下戶兵二部乃從繼祖後議而餉終不增時修
建兩宮七陵郭勛以京軍七萬人應役因請給月糧

冬衣材言此非故事若如所請當歲費銀四十五萬非太倉所能供也且冬衣例當取之内庫非臣部事勛怒劾材委責誤公帝方眷勛詰責材竟如勛奏勛復建言三事請開礦助工餘鹽盡輸邊漕卒得携貨物章下材議材又不盡行勛益怒材初爲户部值帝勤政力袪宿弊又知材賢推心委任故言每見從及是時勢稍異材又屢忤權倖不得志乃乞改南爲給事中周珫所劾事下吏部尚書許讃等請留之帝不悦令與材俱對狀材引罪得宥而讃等坐奪俸材自是失帝意至十七年考尚書六年滿遂令致仕初繳

王有莊田在鹿邑其守莊者與佃人搆訟材請革守
莊者令有司徵租納之王詔已報可王奏以爲不便
帝又從之時材已去位侍郎唐胄等執初詔帝大怒
并責材令以右侍郎閒住而奪胄俸下郎官詔獄明
年戶部尚書李廷相罷帝念材廉勤可用大臣亦多
推轂者乃召復故官加太子少保材至是三掌國計
砥節首公如一日帝亦眷顧甚厚其秋考察京官特
命材往監之有大獄不能決又命兼掌刑部事皆稱
旨帝歎曰安得尚書如材者十二人吾無憂天下矣
時大工頻興役外衛班軍四萬六千人而軍多不至

郭勛督諸工籍不至者責輸銀雇役謂之包工廩食視班軍前者廷相嘗量給之材堅持不予勛怒劾材帝命材補給勛又以軍不足籍逃亡軍布棉折餉銀募工充役材言今京班軍四萬餘人已自足用不宜籍口雇募濫耗國儲帝從其奏兵部即按籍遣之勛益怒遂劾材變亂舊章侵牟職掌先是醮壇須龍涎香命購之材不以時進帝銜之及是入勛言遂責材沽名誤事落職閒住歸旋卒年七十一隆慶初贈太子太保謚端肅材器弘守貞具經國畧朝野皆知爲偉人其再遷戶部也都城乞子相謂曰天眼開矣其

爲八愛信如此當嘉靖中歲俗多尚通大臣或阿上取寵而材獨屹然無撓以是終不見容自材去後神仙土木之事益繁居戸部者顒皆委隨充位而國用大窘世宗乃歎曰令梁材在當不至此

蔣瑤字粹卿歸安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授行人正德時歷兩京御史嘗陳時弊七事中言内府軍器局舊設軍匠六千人中官監督者二人而已今增至六十餘人人占軍將三十統計之則二千矣舉一局而他局可知行伍安得不耗又近年傳奉冗官及濫收校尉勇士不可悉數月費金錢何止鉅萬並宜嚴行釐

革時劉瑾雖誅政權猶在宦豎見疏不悅及所司議上如瑶指遂見詰責且言自今建議有傾擾如瑶者毋覆奏制下舉朝駭異瑶尋出爲荆州知府有善政嘗築黄潭隄捍水民享其利調揚州歲饑請漕米萬石賑之存活甚衆武宗南巡有司皆賦民錢治供張厚賂諸嬖幸所在大擾瑶聞之慨然曰朘民以媚上吾有死而已不忍爲也中官吳經先馳至揚州擇民居壯麗者改爲提督府將奉帝駐蹕焉矯旨大索娶婦處女民情惶急一夕女皆嫁乘夜爭出城逃匿不可禁瑶詣經祈免經大怒叱曰爾敢拒勅旨欲斫頭

耶瑤徐曰小臣逆上旨罪當死但此朝廷赤子今洶洶如此倘激生他變獨不累太監耶經怒不解揮使去而密遣人蹤跡寡婦及娼家夜半忽傳駕至閉城門令通衢燃炬光如白晝遍入諸家捽諸婦以去有匿者破垣毀屋必得乃已哭聲震遠近尋閉諸婦尼寺有二人憤恚不食死瑤為棺歛之既諸家以金贖乃得歸其貧者悉入提督府比駕至諸嬖幸呼跳作聲勢瑤供御取具而已無所贈遺諸嬖幸皆怒江彬欲奪富民薩氏居為威武副將軍府瑤執不可彬益怒乃閉瑤空舍中重挫辱之脅以帝所賜銅瓜瑤卒

無所懾彬恚甚必欲寘以事會帝漁於河獲一巨魚戲言此直五百金彬即以畀瑶責其直瑶懷其妻簪珥袿服以進曰庫藏無錢臣家所有惟此耳帝笑而遣之府故有瓊花觀一日詔取瓊花瑶言自宋徽欽北狩此花已絕今無以奉獻又嘗傳旨有所徵求皆殊方異物宣索甚急瑶具對其物來自某邦某物出某地皆非揚產帝亦不怒但詰之曰苧白布亦非揚產耶瑶不得已爲獻五百疋當是時權幸以揚土繁華要求無所不至微瑶民且重困暨駕旋令瑶扈從至寶應中官丘得索貢物不獲用鐵絙繫瑶數日始

釋竟庵至臨清而返揚人見瑤無不感泣追遷陝西參政爭出貲建祠以祀瑤名亦自此大震頻有遷擢嘉靖初歷湖廣江西左右布政使四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七年春帝命大臣桂萼等覈天下巡撫官去留令瑤還籍候調已累遷工部尚書十年四卯工竣加太子少保未幾西苑宮殿成帝爲置宴見瑤與刑部王時中席在殿外命移之殿內禮官言地隘不能容帝曰皇親可移殿右禮官又以國戚請帝曰親親何如尊賢竟移之是時土木繁興歲費以數百萬計瑤規畫咸稱帝意數有賚予以憂去十七年自

南京工部尚書召改北部帝幸承天瑤扈從先是京
師營建率役京軍例無雇夫至是大工頻仍歲募民
充役費至二百餘萬瑤以爲言因請停工役不急者
帝然之切責監工諸臣怠緩而令瑤會戶兵二部協
議於是豪家所匿軍士畢出赴工募直大減以老致
仕去瑤爲人端亮清介遇事確然不可奪旣歸僻處
陋巷雖田夫野老亦與之狎時尚書劉麟顧應祥輩
咸里居與瑤結文酒社徜徉峴山間年幾九十而卒
贈太子太保謚恭靖
王廷相字子衡儀封人幼嗜學有文名登弘治十五

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嘗上疏陳時政謂今天下大可憂者在於民窮財殫勢漸不可爲而揆其致此之由則風俗太奢而莫之制名器太濫而莫之坊賦歛太繁而莫之恤酒禁太弛而莫之節也孝宗嘉納之尋以憂去正德初劉瑾擅權政令苛峻廷相服闋至京追論丁憂時未領勘合謫亳州判官量移高淳知縣四年召爲御史出捕盜賊以所部盜未滅被劾停俸已而復之六年夏疏言今大盜四起雖遣將出師而未能清蕩者將權輕而不能禦敵兵機踈而不能扼險也臣聞盜賊所至鄉民莫不牛酒奉

迎甚者爲之効力彼豈心所願哉爲從之則生不從則死也盜有生殺之權而我之將帥反無之故兵不用命遇敵輙退誠假以便宜退却者必斬彼三軍之士孰不奮鬬哉至於河南地勢平曠賊易奔而難制乃山西地皆險阻亦縱其深入者由將帥不得人也若陳兵黃河之津使不得西分兵扼井陘天井使不得東而主將以大軍蹙之則賊進退皆窮可不戰禽矣奏入帝切責總督諸臣悉從其議已出按陝西鎮守中官廖堂貪恣甚廷相裁之堂怒會洛川民邵進祿謀亂事覺首於官廷相貰之堂遂誣廷相縱賊時

廷相已改督京畿學校乃逮繫詔獄謫贑榆縣丞屢遷四川僉事山東副使皆提調學校嘉靖二年舉治行卓異再遷山東右布政使六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討平芒部賊沙保尋召理院事歷兵部左右侍郎以鼎奏誅沙保不實引罪帝釋不問九年遷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初有詔省南京進貢快船而守備太監賴義復請增益廷相言內臣輸貢莫辨品物多寡故易以欺隱自今請給物重輕以定撥船之數奸弊自無所容且守備諸司所進食物乃宣德以後傳旨取用皆非祖制可減者多他若龍衣緞錦朱

盤銅器之類既有他司營造亦宜裁省帝深納之時龍江大勝新江浦子江淮五開守臣以稽察爲名遣官榷利行旅苦之而安慶九江諸處每春秋閱視軍士市權索賂大爲民擾皆以廷相言禁革南京草場蘆洲課銀率爲守備中官楊奇卜春魏國公徐鵬舉所侵餌廷相請按治帝爲逮問奇春而奪鵬舉祿三月由是諸司悚息毋敢撓法十一年入爲左都御史請以六條考察差還御史帝善之令疏其所未盡者編之憲綱乃取張孚敬汪鋐所奏列及新所定凡十五事以進帝悉允行既而疏言南京守備事權太重

不宜令魏國世官以銷尾大之患會給事中曾忭亦以爲言遂解鵬舉兵柄十三年詔加兵部尚書兼前官提督團營仍理院事兩考滿加太子少保畿民孫紀盜伐天壽山陵樹巡按御史楊紹芳上其獄比盜大祀神御物律斬廷相駁之謂大祀神御物者指神御在內祭器帷帳之物而言山陵樹木較之有間故律文盜陵木者止杖一百徒三年今舍其本律而比擬前條非刑之平也議上忤旨罰俸一月十八年帝將幸承天大臣多諫帝不納廷相復抗疏以聖躬暴露爲憂冀以感悟帝會帝意已决不能用扈從還以

九年滿加太子太保是時雷震奉先殿兩京大臣奉
詔自陳廷相言人事修而後天道順大臣法而後小
臣廉臣觀今日士風臣節知災譴之由來矣大抵廉
隅不立賄賂盛行一得任事之權即作營私之計其
在先朝豈必人皆夷惠然昔猶暮夜之私而今則白
晝之攫士風臣節至此真可痛也夫大臣污濁則小
臣悉倣傚矣京官貪肆則外官無畏憚矣由今之道
無變今之俗召亂致危且將不遠可不爲寒心哉臣
職憲紀不能使弊絶風清乞亟賜罷斥是時尚書嚴
嵩張瓚輩黷貨無厭故廷相切刺之帝但諭留而已

不能詰其所指也二十年九廟災下詔修省因勅廷相曰御史巡方其職甚重卿總憲有年自入臺定六條後不聞考黜一人豈果無不肖者朕竊怪之自今宜痛自修省毋替乃職廷相惶恐疏謝廷相立朝號能持正遇事果敢帝亦知之以故掌內臺最久至其督團營也與武定侯郭勛共事勛恃寵而驕專恣自用廷相逡巡其間於營務亦不能有所振飭會給事中李鳳來等論權貴侵奪民利章下都察院廷相方檄五城御史聚實還至四十餘日未報給事中章允賢遂劾廷相狥私慢上帝方詰責而廷相以御史所

覈奏聞惟郭勛侵奪最多帝令勛自奏於是劾勛者羣起而勛復以領勑稽留觸帝怒下獄責廷相同領營務朋比阿黨斥爲民越三年卒廷相博學好論議以經術稱於星曆輿圖樂律河圖雒書及周邵程張之書皆有所論駁自謂不蹈襲前人然其說頗不免乖僻隆慶初復官贈少保謚肅敏

論曰嘉靖初政治清明六卿各盡其職諸所爭執帝亦虛心採納故自弘治而後號爲極盛若秦金以下皆老成魁碩之彥其行事班班可紀也而梁材尤卓爾稱宰相器矣自茲以往奸輔弄權政歸內閣長六

曹者皆闒茸具位唯所顧指帝亦深居禱祀不復以

天下爲念矣治忽之際可勝嘆哉